

短促生命中漫长的一天

馬 尔 兹 著



促进生命中最长的一天

周海宏 著



短促生命中漫長的一天

馬 尔 茲 著

王 知 還
黃 星 圻 譯
黃 雨 石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Albert Maltz

A LONG DAY IN A SHORT LIFE

根据作者原稿译出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580 字数332,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4 $\frac{2}{16}$ 插页2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6) 1.50元

給

我的小女凱瑟琳，
我對你的愛既厚且深。
在你成年的時候，
這世界將大有改進。

“人是一切事物的中心，
一切事物为人而存在，
詩和世界其他一切东西
都直接或間接服务于
人的英勇而崇高的進化。”

瓦尔特·惠特曼

“你有你应有的权利，
我有我应有的权利。
對於这生命之樹
我們都有一份权利。”

“黑人的聖歌”

目 次

第一章	伏洛依德·瓦尔尼·····	1
第二章	慧依·威尔逊·····	23
第三章	我們的住所·····	54
第四章	彼得遜夫妇·····	85
第五章	查尔斯·赫閏·····	118
第六章	獄中的時間·····	149
第七章	商談·····	186
第八章	早上十点鐘·····	217
第九章	法官·····	244
第十章	星期一的一頓豆食·····	263
第十一章	会客窗前的情景·····	287
第十二章	街头和田野中的智慧·····	308
第十三章	午后的难挨的时刻·····	345
第十四章	喝鷄尾酒的时候·····	376
第十五章	監獄里的小夜曲·····	405
第十六章	螢火虫·····	433

第一章

伏洛依德·瓦尔尼

在一九四六年十月这一天的破晓时分，一重湿漉漉的雾气沉甸甸地籠罩在華盛頓的街道上。由于夜間很热，霧从敞着的窗子浸進了臥室，使得潮湿的人体夜來所冒的汗水，又添上了一層湿气。可是，尽管如此悶热，大多数公民——不論是安心的还是不安心的——都睡得挺熟。

区看守所里的人犯也在熟睡。不过，他們既是社会的迷途之子，他們睡覺的时候便受到一羣訓練有素的監护人的看管——每幢牢房里有每幢牢房的看守，外牆的高高的角樓上有武裝的警衛，总管理处里也有值夜的獄吏。

狭义地說，这座看守所里的人犯，比这城市的某些自由公民睡得还要好些——那些自由公民是五七人一間、三五人一床地睡在發霉的貧民窟窩棚里的。这首都的中心看守所，設計現代化、清潔衛生、管理有方。它一天到晚安頓着、飼养着、監管着一千一百名处于各种不同審判程序的人犯。有些是剛剛被捕的人，还未經審訊，也許全然無辜，然而由于付不起保釋金却被拘留着；另外一些人已經審判、定罪，正押在这里，听候往監獄轉移；还有一些在看守所里干活的犯人，他們在縫衣室、洗衣作、廚房、

医療所、办公室和倉庫里作工，刑期自一年至終身不等，服刑期間一直住在这里。这个看守所既然設計得很合乎科学，管理得也很合乎科学，因此也就沒有人越獄潛逃，甚至很少有人作此打算。每个囚犯在層層的禁錮中——在那幢鋼和石的龐大建築物里，这是指定給他的牢房，在那个鋼和石的長方塊塊的房子里，这是指定給他的監筒^①，在那間鋼骨水泥的洞洞里，这是指定給他的囚室——生活，吃飯，睡覺，等待。沒有一個人能隨自己的心意，从这重重的束縛里自由地走出去。

第八四四二一号囚犯，一个旅館廚師和糕點麵包師，呻吟了一陣，在他的舖位上不安地扭動着，醒過來了。他的睡眠被夢魘打斷，雙手汗水淋漓，心里扑通扑通直跳。他靜靜地躺了一會兒，盼望重新入睡，可是接着却嘆了口氣，睜開了眼睛。當他看見囚室前面的鐵欄杆時，他帶着悲痛和激憤的心情，不自覺地想道：“本來是件意外事故，本來是自衛嘛，他們為什麼就是不能理解呢？”

這對伏洛依德·瓦爾尼已經不是個新思想，他簡直沒有意識到這個思想掠過了她的腦海。在他系身縲絏的六個月里，過去有多少個清晨，每當他頭一眼看到囚室鐵欄杆的時候，總是激起他內心發出同樣的呼喊！實際上，這呼喊所表達的並不只是抗議。這呼喊是他想要扭轉時間的悲切的热望，是他想要借一種什麼魔法重新經歷他那殺人的一段時間的痛苦願望。可是現在，正如以前的許多清晨一樣，鐵欄杆黯淡的閃光只提醒了他，時間和死亡是永遠不能扭轉的，而陪審團已經裁決他犯了故殺罪。

① 牢房甬道的俗稱。

这时候，还不到早晨五点钟，整幢牢房分外沉静，表面上彷彿杳無生气。虽然有好些人在打鼾，这个在睡夢中咳嗽，那个在翻身嘆气，可是一切声响都立刻被这囚窟櫛比的建筑物的空曠的寂靜所吸收、所吞沒了。瓦尔尼感到絕望地孤独，感到自己已經被一个生疏的宇宙所遺棄——这是因他作夢而帶來的感情。

瓦尔尼夢見他赤身裸体地在一片廣闊荒野的硬土上躺着，胳膊和腿都被捆在鉄樁子上。一只形似兀鷹的討厭的大鳥，睜着一对貪得無厭的老人似的狡黠的眼睛，在他的头頂上盤旋。瓦尔尼知道这只大鳥即將用尖嘴利爪撕裂他的軀体，殘酷無情地啄食他的血肉之軀，可是他却毫無自衛的力量。正当那大鳥向他猛扑下來的時候，他驚醒了。

这夢做得倒是恰逢其会。这即將來臨的新的一天，对于大多数人並沒有什么了不起的重要性，可是对于瓦尔尼却是判決日。再过一个把鐘头，武装警衛就会把他押解到区法院去。到了那兒，他就会被帶到曾經主審过他的案子的法官面前，而这个身穿黑袍、冷淡無情的陌生人，就会对他宣判。假如判決不公——比如，他就明知陪審团的裁決是不公的——他本人却將無可奈何。他從來沒有蓄意殺人这个事实是無足輕重的。那人的妻子在跟他是什么关系的問題上撒了謊，或者說，他瓦尔尼以前從來沒有犯过法——这些事实也都改变不了法官的判決。無論判決的結果怎样，要改变那个判決却不是他力所能及的。

正是这种孑然無助的状态，使得瓦尔尼心情最为沉重。他現在是三十歲，而打十歲起，他就开始在这个社会上东奔西闖，尋找自己的生路了。通过艰难困苦，他已經能够独立營生；不知不觉地，他同时也养成了一种不信任旁人的固执态度。不管他过去的处境怎样，他從來还没有落到如今这样一种可怕的地位，在这

种地位上，他自己的才智和毅力都无法施展，他必须完全听憑别人的擺佈。

想到他將站在法官面前的那副情景，瓦尔尼开始在他的舖位上不安地折騰起來。从他躺着的地方，好象通过一架攝影机的镜头似的，他可以看到整幢牢房的一小部分，那景象也不能說不帶有某种冷酷沉郁的美。夜色和蒙眛的电灯光融混在一起，在鋼板的朴素的綫条和光滑的平面上，在开闢干净的地板和監獄的外牆上搖晃閃耀，具有画中那种优美的濃淡分明的色調。不过，身处其境的瓦尔尼，除了自己被囚禁的凄慘狀況而外，对一切都視而不見。他所見到的是把他局限在囚室里的毫不容情的鉄欄杆；再过去五呎，是一大片把他局限在囚室前面过道上的粗鉄絲網；再过去二十呎，是那堵把他局限在这幢牢房里的石牆。忽然間，他眼前的景象似乎太無法忍受了，于是他的思想滑進了幻想的境界。他象一个嘴里啣着塊糖的小孩似的，心滿意足地躺在那兒，从一个永不会實現的夢想里吸取欢乐和滋养。

在兩星期前，在陪審团裁決他犯故殺罪的那可怕的一刻以前，瓦尔尼的生活里是很少有时间去从事空想的。他的全部精力和思想一直都集中在怎样進行申辯这一具体問題上。整整有五个月，他天天跟他的同室难友約翰·罗特尔討論他的案情，一有机会也跟別的难友討論，甚至在熄了灯，禁止談話以后，还跟想象中的人物商談。沒有哪一丁点兒証据他沒有反复斟酌过一千遍；沒有哪一件对他有利的、由任何一位难友編造出來的論据，他沒有向他的律師重复地談过；和殺人罪有关的刑法，他也沒有哪一方面沒有鑽研过。他知道，以正当自衛为理由，他一定会被开釋——即或由于陪審团的某种大錯，頂多也只會被判个比較輕点的过失殺人罪。他知道自己根本沒有立意要殺人，而且使另外一人喪生，

他也觉得很痛苦，陪審团当然会明白那是一次意外事故的。

然而陪審团并没有明白这一点。裁决是故殺罪，从那一刻起，瓦尔尼就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了。除了偶尔对約翰·罗特尔狠狠地發几句牢騷之外，他已經絕口不提他的案子了。以前，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去参加娱乐活动或是出去“放風兒”^①，好跟別人碰碰面；現在他只有吃飯才离开他的囚室。一天的大部分時間，他都躺在自己的舖位上——楞头楞腦，默默不語，沉迷在夢幻里。他情不自禁地，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正在做些什么，总是用大部分時間去重溫他一生的經歷，从那里面編造出一串串無窮無盡、五彩繽紛的自我欺騙的景象。从他悲慘的童年記憶里，他往往会想象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家庭，想象出他有一个他所摯愛的母親，一个純屬虛構的、理想化了的父親。躺在舖上，他会想象着自己象从未曾有过的那样去上学，享受着种种從來享受不到的特权，跟一些傾心于他的漂亮女人狂热地戀愛，并且在一些他根本一無所知的了不起的專門職業里獲得了成就。可是有一种白日夢他做得最多，因为这与落到他头上來的橫禍有密切的关联。这就是他跟他的情人傑妮的关系——他曾經对她不忠实，而她也把他遺棄了。現在，在离判決只有几个鐘头的这个時刻，瓦尔尼正在精心地虛構一幅有关他和傑妮的美妙的幻景。

他看到高高的法官席上坐着一位和藹可親的法官，他听到一个富于同情的声音在說……“你犯罪的具体情况……你战时服役的优异成績……你作为一个良好公民的过去的歷史……所有这些都使我得到一个結論：你并不是一个具有犯罪意圖的人，你不應該坐牢。为此，我一面判決你应得为期最短的十年徒刑，一面在

① 囚犯室外活动的俗称。

此准許緩期执行。現在你可以离开法院了。”

多幸福啊！法庭的观众都鼓掌欢呼！傑妮的眼睛閃射着光輝，她的甜蜜可愛的臉龐洋溢着愛情。她会張開双臂把他摟住，脫口喊出：“親愛的，現在我們再也不会分开了！”

“是的，”他会回答說，“再也不分开了。你我應該成家，生兒育女。我永远不会再看別的女人一眼了，我要永远爱你，親愛的！”

这是一个囚徒的幻想——反复循环、不可抑制的苦痛的幻想！象他的大多数別的夢想一样，这个夢想也因为它本身的脆弱性而破滅了。傑妮今天早上是不会到法院去的，因为她跟他已經吹了。他已經对傑妮失貞，由于跟另一个男人的老婆睡了几个鐘头的觉而背棄了他們完美的愛情，从他被捕的時刻起，傑妮就拋棄他了。他既不会有傑妮，也不会得到緩刑！法律对故殺罪这类案情是不准緩刑的，今天早晨他絕無办法可以獲得自由，啊，老天爺，这样的事怎么会落到他身上來啊？

瓦尔尼哼了一声。他痛苦地沉思着：在坐牢的这六个月里，他已經理解自由这两个字的意义了。除了囚犯之外，誰又会明白自由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是跟大街上的普通人去談，他会以为你指的是言論自由或其它类似的無聊东西呢。可是你去跟个囚犯談吧……老天爺！每天都跟前一天一模一样，也跟后天、大后天一样，空虛的日子，灰暗的日子，同一時刻起床，同一時刻吃飯，同一時刻睡覺。看見的是同样的牆壁，同样的鉄欄杆，同样的灰溜溜的臉。永远看不到一个女人，永远看不到女人的生动活潑的美，也听不到女人的声音。永远看不到从街上跑过的孩子，看不到花園里的花朵，樹上的綠叶。总是同样的飯食，同样淡而無味的討厭的伙食，同样的石板地，同样的站隊时的隊形。人的心中

除了一片槁木死灰，除了無窮無盡、毫無变化的時間而外，別的一無所有。

这就是你坐牢的时候他們从你那里夺走的东西——按照唯一能使人生有味的生活方式去生活的权利。他这份兒罪，得受到何年何月为止呢？

另外一个人会解答這個問題！一个陌生人会告訴他瓦尔尼，告訴他得在監獄里待多少年。

突然間，瓦尔尼的喉嚨緊縮了起來；一陣象打冷战似的哆嗦震撼着他的軀體。法官可以判他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多。刑法上說，故殺罪可以判十年至無期徒刑——听憑那該死的法官願意給你多少就是多少！要是判上二十年，他可怎么办呢？

瓦尔尼咬着嘴唇，在舖上翻了个身，跟他自己說，別再那么傻了。他已經受过審判的痛苦，受过可能被判死刑的痛苦，也並沒有垮台呀。檢察官本來告他犯了謀殺罪，有三个星期的光景，他一直有坐电椅的危險，他帶着手銬，在那兒可怕地整整坐了十六个鐘头，等候陪審团的裁決，可是所有这些他都忍受過來了。現在他为什么要那样害怕呢？法官至多可能判他十五年。他知道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人家曾經叫他考慮，只要他願意申請服罪，放棄陪審团的審訊，就只判他十五年徒刑。他並沒有申請服罪，因为他是無辜的，不过現在他們也不能再延長他的刑期呀！

不，他暗自断定說，焦心是沒有理由的。他过去的歷史是那样良好，徒刑准会是最短的一种，只有十年。在服滿刑期的三分之一——四十个月以后，他就有資格請求假釋出獄。假釋的請求也一定会被批准，因为他会成为一个模范犯人。他既然已經在獄里待了六个月，那么全部就只剩下三十四个月了。这些歲月將是难受的——比他以前所必須經歷的任何事情都会更为难受，但是

他一定会挺过去。到他三十三歲的时候，他就可以出去了。

順着这条道兒往下想，瓦尔尼又开始作起夢來了——那是囚犯們慣做的关于曾經有过的最幸福的生活的夢、关于將來会有最幸福的生活的夢，其实这些全都是蜜糖、玫瑰和美丽的謊話。

他想象他又回到旅館去做原來的工作了。他簡直象能嗅到烤爐里的热蛋卷兒的香气，能看到自己手上粘滿了面粉似的。傑妮現在待在家里，不再出去干活兒了。他們已經結了婚，还生了个小女兒，孩子的赤褐色的頭髮跟她的一样。他們时而好似在隨着如夢的音乐跳舞，时而又好似一起上了床，親近而幸福，彼此又溫柔又甜蜜，在親吻之間窃窃私語，笑着，無憂無慮。哦，傑妮，傑妮，他在想，我們在一起的时候多好啊，我是真心愛你的，我才不理會另外那个女人呢……可是在他面前的却是灰燼、謊話和鉄欄杆！

这时，在他下面的那个鋪位上，他的同室难友开始柔和地、象嘆息似地打起鼾來。他陰郁地想道：約翰·罗特尔真是個愛打呼嚕的人。罗特尔倒是一个老好人，一个正派人，可是自从罗特尔关進來以后，他就沒有睡过一宿好覺。石牆，別人的鼾聲——在未來無數的白天黑夜里，这就是他的家啊。

瓦尔尼把臉埋進繢繢巴巴的枕头，聞到一股消毒剂的陈腐難聞的气味。他开始低声哭泣起來，心里納悶陪審团究竟为什么，为什么不能理解他。他不是个罪犯，他一輩子从沒有伤害过任何人。不管是誰吧，要是別人拿刀子向他刺，他会怎么办呢？一个人当然有权利自衛呀！他根本沒有蓄意殺人。

那是一个意外事故啊——他真想对天大叫，但是却沒有作声。他是八四四二一号囚犯，大叫是禁止的。

現在已經是清晨五點鐘了。在丙字第一幢牢房的西監筒

里——这个監筒只收留臨時犯人——應該是新的一天開始的時候了。在這幢有五層樓的牢房的頭一層，一個看守走到嵌在牆壁里的一塊鑲板前面。他看了看錶，然後依次按一排電鈕，這樣開始了他清晨的急奏曲。於是電燈光照遍了外牆和各層牢房間的那塊長方形的大空隙；過了一會兒，每個囚室前面過道天花板上的一盞電燈——一個罩在鐵絲網里的禿燈泡——也亮了；再過一些時候，每間囚室里也都明光閃亮，不碎玻璃板后面的牆燈都打開了。

白天就以這種方式宣佈到來了。剛剛還是夜晚，可是現在已是白天。囚室里有些人還很想繼續睡下去，或者還有些人象瓦爾尼那樣，害怕這一天的來臨，但這些都無補於事；不管他們心理上有沒有準備，白天業已宣佈到來；到了指定的時間，就會開早飯、午飯、晚飯，到了指定的時間，電燈又會熄滅，而現在，犯人們都接到了醒來的命令。

在一〇二號囚室，一個名叫埃迪·奎恩的四十七八歲的人，帶着突然迸發的想喝酒的慾望，脫離了睡眠狀態。他对着囚室的鐵欄杆凝視了一會兒，然後，因為他很有點幽默感，就對自己嘲笑起來。他在自己的鋪位上坐直了身子，兩條瘦腿搭拉在鋪緣上，點着了一枝煙。過了一會兒，他看了看空着的下鋪，用半高不低的声音咕嚕着說：“我想得一點不錯——老婆放假出去還沒回來呢！”他一面抽着煙，一面咧着嘴微笑，欣賞着自己的這個小小的笑話，耐着性子等待酒癮過去。

在隔離看守黑人的第四層牢房上，另外有個名叫艾薩克·瑞夫斯的中年人，也在愁眉苦臉地瞪着他的囚室的鐵欄杆。白天的時候，瑞夫斯總是故意努力使心情保持輕鬆。不過清早對於他却是難過的時辰。他是一個手藝很高明的石匠，一個熱愛工作的人，並且很以自己作為一個小建築公司所有主所獲得的那種成就而自

豪。監獄生活的閒散，比單純被禁閉的苦楚更使他覺得難熬。他常愛微帶着幽默說：“所得稅，所得稅！聖經里哪兒說過一個人非繳所得稅不可呀？”

在第一層牢房里，瓦尔尼已經跳下了他的舖位，穿好了一半衣服。對象他這樣預定要上法庭的人，早餐開得比別人要早些。他的同室難友望着他的匆忙動作，用一只胳膊肘支起身子，照他清早抽煙時的習慣，咳了幾聲，平靜地說：“早呀，伙計。你覺得怎麼樣？”

這樣的問題，平時只會引起對方以監牢里常說的輕薄話來作答；對於大多數別人，瓦尔尼往往也只會報以替自己壯膽的玩笑。但是羅特爾是個很有同情心的人，瓦尔尼在跟他親密相處的幾個月中，已經對他有了一定的信任。他有氣無力地咧着嘴笑了一笑，嘟囔着說：“我真吓得够嗆，強尼^①。”

羅特爾怀着滿腔的同情瞅着他，沒有說話。羅特爾一生中也曾經有三次站在法官面前听候判決；他對那滋味有着入骨三分的体会。

“我这兒有那么一股奇怪的感觉，”瓦尔尼指着他的胸口說，“好象有根神經松了勁似的。瞧，我的手倒沒有打顫，可是我心里已經哆嗦起來了。你有過這種感覺嗎？”

“我想，也有過差不多的感覺。”

“就象打仗的時候上陣的那股勁。島上一萬挺日本人的機關槍，好象都在衝着我開火似的。”瓦尔尼愁眉苦臉地格格地笑着說。“今天早上我可真愉快。我作了一些惡夢。”

“我打鼾把你吵醒了嗎？”

^① 約翰的暱稱。